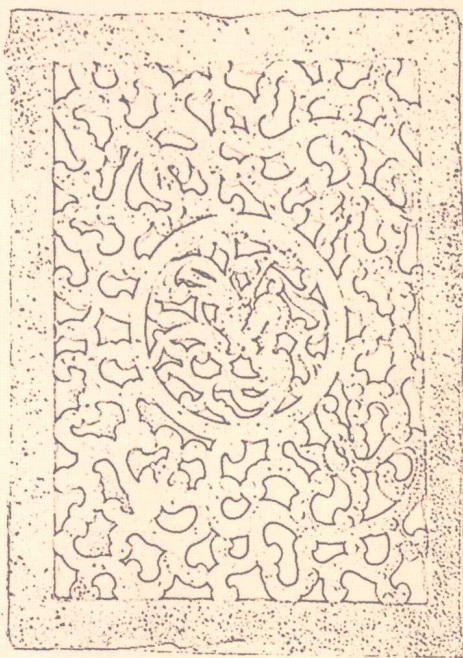


半生文缘

王 静 著

BanShengWenYuan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半生文缘

王 静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生文缘/王静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7.12

(浙东作家文丛.第5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161-9

I.半... II.王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200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5辑)·半生文缘

本册作者 王 静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3 千(本册字数 190 千)

印 张 248(本册印张 16.25)
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161-9

定 价 385.00 元(全十六册)



王 静

1960年3月出生于宁波。供职于宁波市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著有散文集《城北山水城北人》、《留住慈城》等。民间文艺《中国的吉普赛人——慈城墮民田野调查》荣获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·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一等奖。

自序

少儿,怀旧是一种时髦;中年,怀旧是一种慰藉;老年,怀旧是一种需求。无论是时髦,是慰藉,还是需求,怀旧均是情感所致,思忆数十载的人生经历,我欣慰自己选择了写作,与文学结缘。

我生不逢时,出生在天灾夹着人祸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“要喝奶的日子没奶喝,要读书的日子没书读”,我们这代人物质与精神都有点“歉收”。幸亏,赶上恢复高考的始发车,这使我的同学们曾经像抓住青春尾巴那样的兴奋,不过这是后话。自幼体弱多病,母亲不让我像别的孩子那样乱跑乱跳。而我实在羡慕小伙伴玩得有趣,偶尔参与“老鹰抓小鸡”、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游戏,一玩便疯。一疯便是大汗淋漓。被冷风一吹,轻时鼻涕流流,重时发烧生病,有时烧得一夜不得安宁,什么小鸡,什么强盗,糊里又糊涂。翌日,去医院看医生,诊断结果不是伤风感冒,就是扁桃腺发炎。这样的折腾次数多了,自然没有胆量再与伙伴们疯玩了,只能呆呆地伫立在一旁,陪他(她)翻顶倒竖蜻蜓……

蒙读年龄进了西郊路小学。那是一所百年老校,天井由鹅卵石铺就,四周人踩不到的角落,长着深深浅浅的青苔;楼

板厚重结实，一届一届的学长们将其擦得光滑，直的或斜的木纹在我们的脚下延伸……这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在那个荒唐的年代，西郊路小学同样上演着类似批“臭老九”，吃“细糠饼”、“忆苦饭”的荒诞剧。一天，我混里混沌地钻进了一间教室。这教室的门不常开，我进去后傻了眼，里面堆着好多书啊。顺手拿起一本，是一本少儿文学，正要翻阅，陈老师来了。她见我一脸的紧张，抚摸了我的头，柔声地问我：“好看吗？”我答不上来，低头盯着手中的书本，随口问了句：“这是谁的书？”陈老师像自语似的：“谁的书？是学校图书室的呀！”话音刚落，陈老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……后来，怎么离开这间教室的，我记不清，但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，尤其对“图书室”，我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。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时代的缘故，这座知识的海洋正被当作毒草封存，而与我和我的同学们无缘。但在新华书店只有领袖语录、图书室被封存、文艺作品被当作毒草、样板戏一统中国的年代，巧遇校图书室，巧遇《少儿文学》，真是一种缘，一种福了。

少年时，我貌似文静，其实心眼儿却不那平静。我爱多思多想，甚至想入非非。一次，看完小说《连心锁》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非要给出版社写一封信，让他们帮我寻找主人公。信寄出后，差不多天天等候着回信……偷看了几回《红楼梦》，就痴痴学起林妹妹的忧伤来，为自己没有她的聪明而沮丧，又为自己像她一样体弱多病而伤心。幸亏母亲发现得早，藏起了《红楼梦》，否则真不知会有啥后果呢！那时，母亲绝对禁止我们姐妹看文学之类的“野书”，她的理论是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母亲对我们如此，自己却视“野书”如命，忙完家务便手捧小说，尤其在暑假，读到兴头上，就给我

们讲一段书中的故事。显然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,母亲与中国的大多数母亲犯了同样的“错误”,不讳言,现在我反而感谢母亲的“错误”。人呀,均有个逆反心理,越禁止似乎越想,再加之当时母亲的阅读,母亲的故事让我渐渐明白:天不怕之外的乐趣还有文学的。之后一个偶然的机,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,发现母亲阅读过的“禁书”……于是,阅读是我游戏的补充,而偷看“禁书”是我对那个时代伤心而甜蜜的回忆。

家乡有俗语:“当娘子是条龙,当媳妇是根虫。”意即做姑娘时生活丰富多彩,一旦为人妻,为人母,日子就单调乏味了……如何给婚后的生活添彩增色呢?忘年交张泰烈先生,这位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为《春风文艺》写作的前辈给我指点写作之路。怎样用笔记录生活、描绘人生呢?终于有一天,我从儿子把“太阳”误认“山楂片”的趣事触摸到文学的灵感,写下《儿子识字》的短文,并请当时《宁波日报》工交部记者楼毅先生带给《宁波日报》“后乐园”编辑。约摸一星期后,我收到编辑叶向群先生的退稿信。信不长,才寥寥几笔,其中一句是:“你不妨好好观察你的儿子,写出更好更美的文章来。”投稿吃了“回票”,本来是令人懊恼的事情,但因为有了编辑的亲笔回信,我一下子觉得报纸、编辑部离我并不遥远,我想只要努力,我一定能圆文学梦。

半生文缘。现在想起来,我的文缘是从这封退稿信开始的。现在的我兼任《新江北》老外滩副刊的编辑,每每看到陌生的通讯员名字,无论其稿子写得如何,我都会学着引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叶老师,给通讯员写上一封短信。这样做,无非是当年叶老师给予我莫大的鼓励,现在我也要像他那样给他

人带去鼓励。文学的种子不正是这样代代相传的吗？

1989年10月22日，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星期天。我的处女作《剪报癖》刊登在这天的《宁波日报》后乐园副刊。那天，我特意买来报纸，细细对照底稿，看编辑所作的修改，后一遍又一遍重读自己的文章，心里感觉比出嫁做新娘的那一天还要兴奋。白天，我几乎是哼着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的小调度过；入睡前，又拿出报纸，再次阅读……星期一，早早地去了单位，直接走向传达室从门卫师傅处取来报刊。往日，单位的报纸都是由门卫师傅送的，他见我取报，有些感激。而我是激动，当着他的面找出前一天的《宁波日报》，翻到“后乐园”的版面，似想说但没说，哼着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走出门卫室……到了办公室，又读了一遍。至今我仍弄不明白，当时为什么像发疯似的重读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喜悦。我将报纸放在进门的那张办公桌上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“告诉”同事：我的文章发表了，这种微妙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因为这种心情保持了好几年。令我记忆犹新的还有，当年激发创作欲的三日，即发表见报日、样稿收到日和稿费收到日。

我的写作喜用第一人称，写作素材多为家人、同事、朋友的故事，“移花接木”后写入文中。这样容易造成误会，为了避免祸从笔出，我就开始用“小草”笔名写作，后因与《宁波日报》的小说连载一作者同名，我又改“晓草”。本来取笔名就随意，“小”改“晓”其实也是不经意之笔，想不到有人说这有小草也要擎一小块蓝天之意，我只能笑对此言了。不过取笔名小草，实在是因为了解自己的写作水平很差。我曾把自己说成文学“青年”，而且是个十二分痴情的文学“青年”。也许写得不好，我对自己的写作一度深表疑虑。疑虑时，我读到赵丽

宏的《投稿者》，此文说他曾劝他的投稿者放弃写作。看后，我更是疑心重重，十分渴望宁波作家能像赵丽宏那样劝我放弃写作。而我所渴望到的却是另一个结果：接替前任“后乐园”编辑的邱贝贝老师不断鼓励我，并向我推荐《散文选刊》；宁波作家协会的李建树、荣荣等老师指导、关心。一次，李老师说写报告文学时曾引用过我的《证券风波》里的一些内容。闻听此言，心真像蹿出心窝一样激动。

激动归激动，文章还是写得平如流水。有时，脑子似文如泉涌，但一写却像挤一管快用完牙膏似的艰难。一年游太湖归来，旅途上腹稿已酝酿完毕，可一挨书桌，文章却跑得无影无踪。重新冥思苦想一个提纲，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写好初稿。之后，改一稿抄一稿，再改一稿再抄一稿……重复了十个回合后，才稍觉满意，交与先生“阅批”。不料，先生又提了三四次修改意见。一篇五六百字的短文，我改了十四稿才投寄。他看我累的，便劝我别写了。而我却乐呵呵的，说这有什么累呢，人家鲁迅先生不也认为文章是改出来的吗？就这的，我陶醉于写作的快乐。

写作着是快乐的。但写作又岂止“快乐”两字呢？写作还丰富了我，充实了我。前者主要是指丰富了思想，后者主要是指充实了经历。而两者又是多方面、多角度的自我感觉，是一种只可意会无法言表的感觉。拿思考人生的问题为例吧。这是人人会思考的常识性的问题。我呢，年幼时想过，成年后想过，一个人来到人间，其意义是什么，其价值如何？年少不更事时，总与吃的，与玩的，与快乐搭边。成年后的混里混沌，答案亦是浅显的。而与文学结缘后，选择了写，增加阅读，感悟了生活，同样的思考，其结果大不一样。最显现的是原来想得

很复杂,现在却想得简单了。人生简单得就像一堆黄土。人啊,从哪儿来到哪儿去,像一场零比零的球赛,像一名田径运动员的绕场跑步,像时钟走一天……然而简单的过程,我们是否要有一种承上启下,或者说一种承前启后的社会责任呢!也许有人会问,这只对大人物,而不对小人物说的吧?我的回答,不!对每一个人。最近,宁波出台一项新规定,解决了城管与小商小贩的矛盾。城管与小商小贩的矛盾,在我国也应是根深蒂固的矛盾,从白居易的卖炭翁到我们亲眼目睹的一些事件,历时数百年吧。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,其表现形式可能会不一样,但实质都是低层人的生存权问题吧。如今矛盾得以解决,固然其中有诸多的因素,但小人物的作用却举足轻重。前不久,重庆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,是一些小商小贩将一名城管执法人员打死……我说的是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催促一项措施的出台,从而改变数百年的一种观念。简而言之,无论大人物,还是小人物,人人都可能书写历史的某一点,那不是人人都有一种社会责任吗?

半生文缘,我用稚嫩的笔抒发我于平凡生活中的所思所想,那似一朵朵生活的浪花。其实散文写作本来就是感悟生活的过程。感悟得越深,作品越有魅力。而感悟离不开体验与感受。体验与感受可以通过采访途径来获得。记得甬城刚出现女出租车司机时,我就打的乘着她们开的车,去感受的姐,并写下《的姐前面的路更长》。工作之余,写作之余,我还喜欢独自一人倾听自己的心跳,抑或透过玻璃仰望黑黝黝的苍穹,那时常常有一种放空和归零的满足感,此时此刻,我想入非非,什么爱情、金钱、名利、为官……无所不思,边思边悟,久而久之,我的思想丰满了,我的经历充实了。正是这种

丰富与充实的过程,让我这个普通女人,多了一分幸福,少了一分烦恼,多了一点笑容,少了一点眼泪。我戏言,选择写作,所有的烦恼随墨水汨汨流走。

写作还让我这个普通女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。我实在无法想象,若没有文学的练笔,我怎能承担“铁肩担道义”的职责。当然第一线的新闻实践增强了一名作家应具备的阅历。随着1994年工作的调动,我走进了人文底蕴深厚、少有人关注开垦的江北大地。职业需要我必须下乡采访,而热爱文学的我又常带回“特产”。《寂寞五婆湖》、《慈湖看水》、《红樱桃》,我随心所欲创作我的散文。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要在一个岗位有所作为,哪怕是一丁点的作为,除了自己的努力外,还和其工作单位环境,与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分不开。当我行走江北之机,我遇到不少师长、朋友,周时奋先生在江北区所作的文化讲座让我改变写作思路;在慈城当宣传委员的孔宇先生把我吸纳为慈城文化挖掘委员会成员;还有戴松岳先生,钱文华先生,他俩是我写作慈城的文化顾问。

因为研究慈城地域文化,我写了《千年望族》一文,委托文友寄给全国文联副主席、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。令我想不到的是拙文得到大冯老师的肯定,回信激励:“你的文笔很精炼和清新,希望你多写。”之后,大冯老师一直指导、关心我的写作、我的研究。每次与大冯老师通话,他总操着浓重的津腔问家乡的保护开发情况,问我的写作与工作。2001年初夏,我请大冯老师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题写书名,再一次令我想不到的是与他通话两天后,我收到了他的墨宝。那时大冯老师刚出访俄罗斯回国,将要赴湖南湘西考察那儿的民俗文化。大冯老师属马,他的外出访问考察行程总排得满满,日夜

马不停蹄；即使不外出在津的日子，保护老城、写作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报告，还有写作、绘画、会客……时间总是切块分段用的。特快邮件附有一封短信，其中有“题了两款，供选”两言，捧着带有墨香的邮件，读着来自北方的来信，我的眼湿了，这何止一幅书名，这分明是前辈对晚学的提携之情。三年后的冬天，我北上“朝圣”，在百忙之中，大冯老师听取了我的创作汇报，接受我这个家乡最基层的记者就傅家山文化遗址的专题采访，离别时，又馈赠我珍贵的礼物，其中有一幅“静思学涯”墨宝，我受宠若惊，我无法言表，激动之余我明白这包含前辈对晚辈的鼓励和期望。回想一切的一切，我深切地感受到大冯老师的浓浓乡情和大师风范。地球那么大，中国又那么大，人与人的相遇本身是一种缘。我们因慈城相识、相交、相知，又因共同守望我们民间文化的理想、志愿而奋战在华夏大地，这不是文缘，是什么呢？

就是借助于这样的天时、地理、人和、文缘，我竭尽全力创作慈城三部曲：《城北山水城北人》、《留住慈城》、《中国的吉普赛人：慈城墮民田野调查》。期间，我幸运地参加宁波市文联举办的中青年作家班的学习。这是与文结缘后，第一次近距离聆听铁凝、高洪波、王剑冰等大家名师的授课，这次学习让我与文学更近，与散文更近。之后，文学更像热恋的情人对我穷追不舍，特别是做田野调查的思考期，不断冒出“死亡”、“道歉”、“心态”、“朋友”，我便将文思一一记录创作本上，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我的文缘哟。

春天是山花烂漫的季节。丁亥年春天，我十分意外，又十二分的幸运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创作的最高奖项——山花奖。闻此喜讯，我喜形于色，我喜笑颜开……然一切形容喜悦词

汇似乎都无法表达我的喜悦之情。人呀,应是荣辱不惊,我也想做到荣辱不惊,可当时的我实在无法抑制这一兴奋。我不知这是不是多情质的女人的弱点。不过,就在我一蹦三尺高的一刹那,我望见了窗外天明山^①那漫山遍野的绿叶和绿叶间的几朵山花。花开有限,花谢无限,如想花儿永不凋谢,最好的办法是回归大山,回归绿叶。那我的大山是什么?我的绿叶又是什么呢?

丁亥年春天,借着山花奖的喜气,我把拈来记录的文思整理出来,汇集不成样子的作品集,但却是我的半生文缘,是我的散文创作的一条轨迹。

^① 获此得奖消息,本人正在宁海温泉参加一个会议。

目 录

自序



思想散墨

大 树 /003

影 响 /007

朋 友 /010

心 态 /014

死 亡 /018

风 景 /022

微 笑 /025

意 外 /028

选 择 /030

向 往 /035



城北人物

游 子 /041

梅骨竹心品自高 /045

从“童姚马径张,银子好

打墙”说起 /051

望族盈城才子多 /056

一个早逝的文学天才 /059

邵荃麟四回庄桥 /068

“采访”奥运 /077

一个家族和一所学校 /080

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 /083

崇本记忆 /090

慈城的赵氏兄弟 /093

甬江骄子——唐弢 /097

从小裁缝到服装研究专家 /104



书林漫步

生命永恒的香味 /113

犹如清风扑面来 /117

随文“走”民间 /119

乡情不老 /121

平和的茅盾奖得主 /124

美的画卷 /127

天籁 /130

有关乌龟的寓言 /133

《中国的吉普赛人：慈城堕民田野调查》写作札记 /136



游踪履痕

江北情缘 /147

古渡随想 /150

金沙掠影 /153

香哉 蒜湖 /156

空岛 /159

走过新江桥 /162

走进草原 /164

遭遇堵车 /167

在虎头山上 /169

雨中登山 /172

泰国三题 /174

香港印象记 /178

九寨沟随笔 /183

旅游车上的友情 /185

游 伴 /187

古镇走笔 /193

失落的秦淮河 /190



我 爱 我 家

窗外花事 /205

童年趣事 /223

家有老人(外二题) /211

正月里的美食 /228

剥小核桃 /215

新 邻 /235

日湖往事 /217

家 务 /242

杨梅记忆 /220

思想散墨

